

尤 乙

汴 梁

沙 尘 忆

◎沙尘暴。

军列沿津浦路北上，至徐州西折，短短几小时后，就到了古城开封。

几乎在踏上站台的同时，我就感觉到了那沙尘的威势。脚下仍然是平和、安宁的，可抬眼四望，蓝天先自黄了半边，有轰然之声隐隐滚动，远处的树梢在这声响中簌簌颤抖，一只墨染般漆黑的狗，铿然撞出低矮的扳道房，叉开四足，向着昊昊苍天暗暗地吠将起来，煞是凄怆……

弹指三十年，我这个曾经戎装在身的过客，如今早已解甲南归，可古都汴梁给予我的第一印象，依然铭心刻骨。只要稍一念及，就仿佛又见那滔滔沙尘奔将过来（当年还没有“沙尘暴”这个概念），耳朵、鼻孔俱被沙粒封堵，眼睁不得，嘴张不开，走路须脊背朝前，俨若背负一堵厚实的墙，再严密的门窗也无法遏制风沙的夺隙而入；正午的天时，会变得如同愁惨惨的黄昏，太阳失去了光辉，黯然似一只余浮于黄水浊流中的圆盘儿……

汴梁忆，最忆是沙尘。

记得军机关托儿所的一位开封籍姑娘曾对我说：“一刮风，开封就变得不像是人呆的地方了。”话虽偏激了一点，但也颇能说明问题。

于此，我不免对睿智的祖先产生了疑惑，偌大一个中国，何处不风流，干吗偏偏设都风口？战国以降，魏、梁、晋、汉、周，以及北宋、金等朝代，居然屡屡建都于此。

如今看这个问题，也许连中学生都会嘲笑我的浅薄，可在当时，我确实不知道汴梁沙尘始于一九三八年的花园口决堤，而非古已有之，在我仅仅高小毕业的知识储存中，那时还没有“黄泛区”这个概念，也不知道与“沙、碱、水、旱、蝗”这五灾并列的第六灾“汤”，是指国民党军阀汤恩伯。

天灾与人祸并列，孰为先？

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业已对社会刊布的民国历史档案中，我看到了有关花园口决堤的真实记载。

最先提出“以水代兵”掘堤黄河的，是国民党弄臣陈果夫。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，他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中写道：“只须将沁河附近北堤决开，全部黄河即可北趋漳卫，则我大厄可解，而敌反居危地。”

当时，日军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贤三已攻取保定，正沿石家庄、邯郸、安阳、新乡一线前进，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。陈果夫信中所说的“大厄”即指此。

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（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同），蒋介石见函后，当即批示：“电程长官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）核办。”这是在整个决堤议定过程中，蒋介石留下的唯一亲笔。

然而，事情的进展，并非如陈果夫所言掘开北堤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，沿陇海路西犯的日军攻陷归德（河南商丘），六月一日又陷睢县，近迫兰封、杞县。程潜认为：“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、经郑州至许昌之线。”日军将“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，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。”而此时开封已不可守，故只有掘黄河南堤可以将日军隔绝在豫东，俾郑州得以保全。

程潜的动议，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，并限于六月四日夜十二时掘堤放水，选壤于中牟县境赵口地方，由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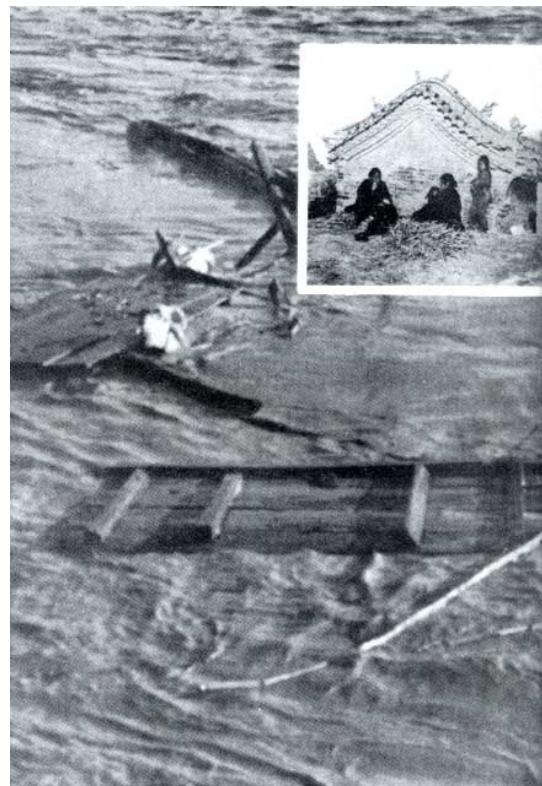
六月四日上午六时，商震所部五十三军的一个团开始行动，然而直至六月五日上午，固守的赵口堤防仍未掘开。蒋介石在武汉得悉此事后，打电话命令商震：“严厉督促实行。”商震连忙加派三十九军刘和鼎一个团协助掘

堤，并“悬赏千元（法币），期于当夜工程完成，实行放水。”经用炸药爆破，至下午八时许，堤防掘开，开始放水，然而仅流丈余，便因“缺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，遂致倾颓，水流阻塞不通。”第一次决口乃告失败。

无奈，刘和鼎只得“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三十米处，另派一團作第二道之决口。”六月六日和七日两天，该部又掘开两道口子，“起初水势甚猛，后以颓塌阻塞，虽数次悬赏疏通，亦未生效”。蒋介石得悉两次掘堤均告失败，“异常焦灼，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”。同时命新八师蒋在珍部，加派步兵一团，前往赵口协助。蒋在珍了解情况后，建议另择址花园口作第三次掘堤。

另据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记载，六月八日，商震电令：“如于本夜十二时放水，总司令奖法币二千元，如明天午前六时完成，则奖一千元。”蒋在珍调令两个团兵力，分由河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，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，待一切完成后，于六月九日午前九时放水。黄河居高临下，最初水势不大，因主流线未南移。至午后一时许，水势骤猛，似万马奔腾，一泻千里。决口因水势而溃大，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雨，河水流量增大，“水深丈余，浪高三尺”，豫东、皖北地区，顿成泽国。

此役虽使日军损失了大量的部队和辎重，沿陇海路两侧西进的计划也遭粉碎，然而，它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为惨重。事后，黄河水沿贾鲁河入颍河、西淝河注入淮河，淹没河南、安徽及江苏三省所属四十四县，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，淹死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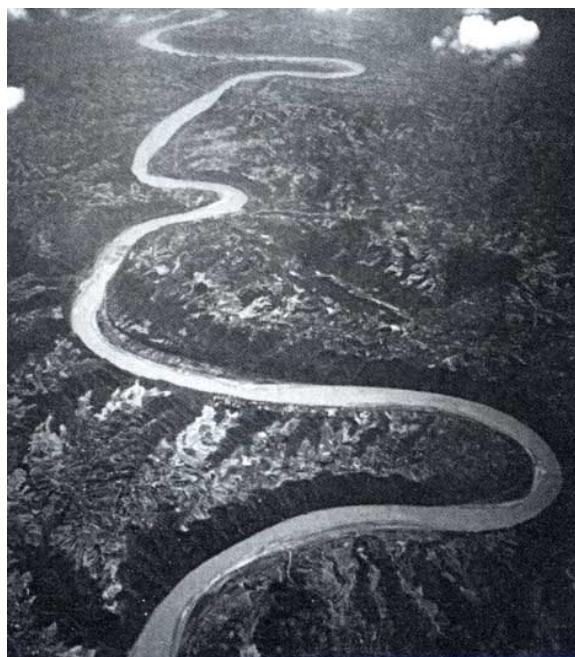
◎洪水使黄河灾民无家可归，露宿龙王庙旁。

十九万人。一九四七年堵口后，泛区变成沙荒地。汴梁风尘，即由此始，并延宕至今。电影《焦裕禄》所表现的兰考与开封毗邻，其中狂风肆虐，沙尘滚滚的镜头，便是黄泛区的真实注解。

费时有日，当我终于理清这段史实，从多年来困惑不解的混沌中抬起头来，内心的郁愤汹涌如奔突的地火，咚咚地撞击在胸膛。那长期遭人厌弃、恨极的汴梁风尘，瞬间变作凄惨、悲凉的呜咽，它该是从累累数十万中原白骨间拔地生成、席卷而来的，腾腾落落皆因覆盆之冤难雪，亡灵作祟所致，不搅它个遮天蔽日，无以惊人寰，愤来世。以堂堂数百万之众的“国军”精锐之师，非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，反而陷黎民于洪荒，血流漂杵，哀鸿遍野。两相比照，如此昏聩的政府，如此低能的军队，能不让人仰天长叹！

岁月易逝，当有关黄泛区形成的隐情终于从“绝密”文件变成开放档案后，当历史不再鬼鬼祟祟地糊弄后人时，当我也从当年的懵懂无知稍稍进化到有所长进时，对留有自己青春踪迹的汴梁的追怀自然更深了一层。偶见有古都的消息披露报端，不免格外关注。然而，对汴梁沙尘的治理，迄今少见报道。不知那里于今如何？

愿汴梁之犬仰天息吠！愿泛区大地清澄有日！



◎九曲黄河。